

思南两进士同祀乡贤祠

王汉林

少时读邑乘,有感于其记而不详,阙而无考者多,常恨先贤之生平莫考,多存名字而已。故纵有硕德,世难以彰,读者只能望“名”兴叹!思南在明代出了“西台四杰”,今人最重视李、田二贤,故研究者颇多,而萧、教二人事迹文章存世极少,较二贤之名稍逊,故考其经历故事者几近于无,偶见提及者也以争籍争地为能,有识者当愧之。今中以教公宗庆之行迹最难考,近来稍闻,得明史、族谱及江西、思南、辉县、粤西、蜀中、滇南诸地方志一一翻阅,苦其记述杂乱,漫没有多。闲暇存心整理,经朋友催促,终成此事略,以示对教公的敬意。

派衍江右,脉发黔南

思南教氏分为三支,最出名者当属出了教宗庆的这支,教家世籍江西临江,宋时教仲山始迁新喻水北,到了元末教人瑞生四子,长子伯雅之曾孙教勤于明正统年间由新喻水北来贵州经商,景泰元年在务川县任村秀寺寺僧(今德江县大兴),寺庙倒塌不幸遇难去世,后人就地埋葬为坟。其妻陈氏生三子,长子教利贞带母亲迁思南府水德江太平关史家村,利贞妻黎氏生教元祐,元祐先娶简氏,生一女适许江景;又娶董氏生三子三女,长子即教宗庆,其余二子国庆、家庆,其后人目前所见的本地族谱无载。惟国庆有记为“嘉靖己丑年岁贡,传遵义有家庆后代,待考。元佑公长女嫁贡生简在显,次女适兵部尚书田仰曾祖父田正时,时正的叔父即思南田秋,时正考取岁贡,任湖广江陵教谕。季女适罗廷贤,壬子科举人,任长沙府同知。

中和结友,昆阳登科

教宗庆,幼名胤昌,又作应昌,字月相,后更名宗庆,字汝承。少时读书思南中和山,与龚冲霄、费恒二人交好。龚号松山,费号竹溪。教遂号梅坡,后三人皆登仕籍。教公于正德四年二月十五日(1509年)在思南府太平关史家村出生(今思南县太平关),考取秀才后曾在国子监进修,但数年无进,直到嘉靖十三年(1534年)赴云南参加甲午科考试时,才取得举人第五十名成绩,因时与田秋之子田时中、李渭、田谷之子田时雍四人同科中举,时人奇之为前所未有,各建有“登科”牌坊,从《思南府志》可知,当时教公居住在水德祠旁边,与举人田谷家颇近。次年教授钟添重修思南文昌祠,作《重修文昌祠记》,又为石节妇作铭并诗,皆收录于嘉靖《思南府志》。嘉靖十七年登戊戌科进士,茅瓚榜第九十四名,授职行人。

初任行人,泽及乡邦

行人是做什么呢?从朝廷当时的圣旨可知主要“宣布德意,以风四方。故星垣清峻,台谏依储”,讲通俗点就是掌管捧节奉使之事,凡下达圣旨诸事皆归其掌握,此官虽不起目,时人却以初登进仕此官为荣,盖天子近臣,升转极速所致。教宗庆初赴官场,圣旨中讲其“秀质淳贤,清才雅志。挺生南服,耿捷甲科,文学器度,一时称重焉”,遂任命为行人。其在任期间为家乡思南府务川县文庙迁修务川城中作出了奉献,据李同野先生的《务川迁学记》,可知嘉靖初年,思南田秋先生任都谏时即多次上疏此事,但上司四载不上报,直到教公任行人时才促成此事。并捐自家田土为文庙房屋基地和榭屋门一座,另捐置学田一丘于麻子洞,因为此事,务川县乡贤祠过去有专祀牌位。

宠锡频加,虽嫌无怨

经过几年的磨练,转任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,这个职务负责制造、收发各种官用器物,主管度量衡及铸钱。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朝廷下旨他到遵化管理铁冶,推测应是刚任工部不久。从遗留下来的圣旨可见一斑,目前能见者五道圣旨皆全,除自己已被任命遵化外,另和父亲均被封奉政大夫,母亲董氏封宜人,妻子罗氏封宜人,值得一提的是其前妻田氏也有一道圣旨,按明代文震孟的《河上楮谈》记载:“乡先达中丞教公宗庆,新喻水北里人。少寓思南,家贫力学,妇屡求去,公从之。未几,入郡庠,举乡试。妇再适郡胥,窘如故。公入庠时过妇门,妇窃悔之。及领乡荐还郡,鼓吹迎公,妇见之,悔恨愈甚,是夕自经死。”可知田氏年轻时曾因教宗庆家贫,读书无成,与其离婚,按时间推算当是教公二十五岁之前的事,而教公在此时却早已放下这段恩怨,当是恐有为其请旨,故也是诰封宜人,这肚量放之整个历史,恐怕都少有人能做到,当然也可见朝廷对这个职位的重视。

才识初展,利被遵化

颁发教宗庆的那道圣旨上讲“国家设铁冶于遵化,以供京边器用之需,典以曹郎,其职甚重,非清敏之士,不以授也”,可见朝廷对选派此官是有考量的,最终选择任用教宗庆。他又是以什么成绩回答朝廷的呢?按道光《安化县志稿》记载:“揭官行人,奉勅典铁,治遵化炒铁,囚徒苦役,役未满辄毙,宗庆怜之,冬给绵御寒;病即命医疗之,全活甚众。”其对囚徒的态度可想而知。在遵化他还有一事被记录下来,“遵化少甘泉,遇酷暑,军民多渴亡者,命广凿梨树,不数年皆成林,取以济渴,且因利焉”,这也是一件足以称颂之事,朝廷

显然也是知道的。

金事川南,廉洁其身

故在嘉靖二十六年升任他为四川金事、松潘兵备副使。任职途中他借道回江西新喻祭祖,次年春应新喻教氏宗亲之邀作《古泉公七秩寿序》,从序中可见其对祖籍的思念及对亲人的祝福。在四川的政绩又如何呢?所幸在郭青螺先生的《黔记》中有所提及:“蜀宪副兵松潘,松潘僻在西陲,而虞餉独倍,转输者辄干没其间。公为报藩司,得亲给便。又,故事赏番,岁计不下数万缗,出自公帑。公清松茶榷,亦不下数万缗,以充赏费,公廉能类此。”文中虽未明示政绩,其实已说明其绩所在,“文官不爱财,武官不畏死”,想来何事不成。

黎民立祠,功及千秋

嘉靖二十九年调任河南副参议,分守河北,《贵州通志》记载:“分河南课田凿渠,导水以资灌溉,侈靡风之以俭,民生生祠私祭之。”根据这条线索,我找到了《辉县志》,在祠祀中找到这座生祠,其实应该叫霍教二公祠,雍正间合祀报德祠。教宗庆当年赴任时,了解当地稻田久废,种植无营利,而且课赋很重,连年遭水患。遂请命建水渠,得到上司霍襄的支持后,连建了三道水闸,教民开稻田数百顷,自此当地水旱从人,书中讲当时言水利必谈及此二公,可见对当地影响之大,故为其建祠。经向当地网友了解,雍正年间碑主尚存,上书“明巡抚都御史前分守河北道教公遗爱”,虽然后来仍建有多道水闸,但都是这三道水闸的基础上建的,至今仍在发挥作用,真可谓千秋事业。

杀人媚人,吾不为也

嘉靖三十五年赴任甘肃兵备使,升太仆卿,管理马政,御史上疏特意夸奖。次年调任云南布政司巡抚,期间上奏调国罪状若干,具其淫虐滔天,冰氏遂有所收敛,地方得一时安宁。嘉靖三十八年任广西按察使,《新喻县志》记:“调征倭使,以争宿有扰,当事者俱与盗捕,论死,置狱死者半,其余白之。”宗庆懒得具状欲释之、白之,督抚不允。宗庆曰:杀人媚人吾不为也,愿以一官博二百人生。”从《黔记》讲的“争之益力,竟出之”,乃知其据理力争到了辞官的地步,和很多人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的处事态度,简直霄壤之别。

职掌滇南,奉养家慈

嘉靖四十一年晋四川左布政使,加升谏议大夫,次年三月又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,朝廷再下一道圣旨,开篇便是“云南远在万里,蛮夷杂处,控制为难……”,洋洋洒洒五百余字,给足权力,又下了个警告,直接为教宗庆被革职埋下伏笔。期间云南曲靖的铁锁箐尚是未开化之地,夷民经常叛乱,教公“指授方略,卒奏奇功”,不当然铁锁箐的真正平定是在万历以后了。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云南彝族土官凤继祖造反,教宗庆再次招集兵将领反击,追其弟凤继英,贼败如山倒,但凤继祖已经逃避至江外,因当时朝廷对地方叛乱之事非常重视,这种结果自然不是上面想要的,估计也是因为其性格太刚,遂被地方上奏讲其贪庸不职,朝廷借此理由革去职务,留守云南。教公以病请归思南,未得允许,后以闲住回思南才得奉养母亲,时母亲董氏已经八十岁了,地方志称其“朝夕奉侍,时为孺子状以娱之,乡人多所慕焉”。虽然赋闲还乡,但一言一行仍在教化旁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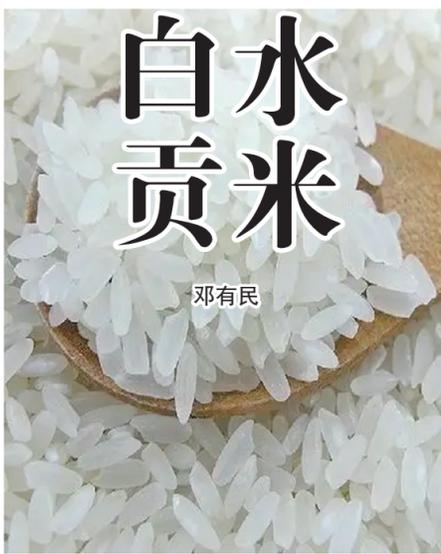
先贤追思,庙堂礼重

教公还乡后建有“都宪第”,并亲书此三字,笔迹在江西水北有复制,厚重不失法度。歿后葬思南息乐溪教家院子,由思南大儒李渭题墓碑,进士张守宗书墓志铭。坟墓原来规格宏大,据传有石人石马,解放后平坟时期全部被毁,近年当地教氏后人将其重新树碑修坟,倒也是个追思教公的去处。明万历三十七年(1609年),朝廷以思南府同朝为官的教宗庆、田秋、李渭、萧重望四人,皆有良好循声,震动朝野,被时人看重,神宗皇帝特赐封“西台四杰”,并下旨在京师西城建“西台四杰坊”,铜仁市也于近年在铜仁古城复建“西台四杰”牌坊,由见“四杰”影响力至今不衰。

经济文章,子孙余绪

教公因其因官至巡抚,过去乡邦文献多称教中丞;民间以其曾官居副都御史,呼为“教都堂”,教公著有《梅坡集》,今不传,经多方寻找仅搜得文章六篇,诗二首,铭一首。《黔诗纪略》讲其经济文章与李同野并列一时,可见水平颇高。其继配罗氏即万历思南举人罗秀藻之女儿,生三子,长子斯茂,次子斯立,季子斯永三人皆秀才,其中教斯永本名教引,娶妻田秋之孙女为妻,而梅坡公前妻亦田氏,由见田教两氏关系极好。万历年思南水德祠为水所毁,其长子捐城中房屋为万寿宫地,今为国保单位。斯茂妻罗氏生教时杰,思南举人,不仕。其曾孙教鸣雷,崇祯年间拔贡,官至兵部主事,明亡曾组织反清复明,后隐退安化。康熙初年思南知府之邀,登中和山唱和,有诗存《黔诗纪略》,仍能见教公诗文法度。

我跟白水贡米的结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那时的白水米民族中学因为铜仁市(原县级)工委的大力扶持,教学楼修得非常气派,在乡镇同级学校是最好的。不过,教师和学生的宿舍还是一排简陋灰色的砖瓦平房,原来用作教室,后来新教学楼启用后,这排平房就成了教师宿舍(包括一间食堂和两间学生宿舍),非常简陋,进深两个通间被隔开,每个老师只能分到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居室。一张木板床,一个办公桌,一只烧饭用的煤油炉,盛水的白铁皮桶立在地上,洗漱用具都搁在木板上,毛巾和抹布晾在门后的铁丝上,扁担、扫把、垃圾铲等杂物堆放在门角落——就是在这样一间办公、吃饭、睡觉“三位一体”的陋室里,我度过了8年的教书生涯。



邓有民

白水贡米

我于开学报名前一天到学校报到。学校食堂还没有开火,我只能用煤油炉煮面条充当晚餐。前几天分来的同事对我说,明天你就可以吃到白水米饭了。通过他们的介绍,我知道白水出产好米,而且远近闻名。如果仅从外观来看,白水米并不起眼,颗粒细小,因为打米机的缘故,甚至有些碎颗。加上晒谷坪地凹凸不平,打出来的米可能还掺杂极少量的沙子,但并无大碍,只需在淘米时稍微留心,将沙子淘选出去即可。米粒虽小,但色泽跟一般大米不同,略带“浸色”(晶莹剔透),珠圆玉润,下锅渗水宁少勿多,煮出来的饭香气四溢,表面泛着一层油亮,那是米油,软糯可口,不用下饭菜,可净吃三大碗哩。这些都成了我后来吃白水米饭的切身感受。白水米饭不但好吃,尤其养人,不到一个学期,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十多斤,这是后话,暂且不表。且说当晚我铺床时,同事伍凤英老师从学生家里给我带来了两大捆稻草,正好解决了我棉絮单薄的问题,我在床铺板上先垫几张旧报纸,然后将黄金干色且异常柔软的稻草打开摊平,垫上厚厚的一层,再把棉絮铺在稻草上面,最后将雪白的床单铺好。那晚,我睡得十分香甜。我在未尝到白水大米的味道前,先跟它有了肌肤之亲。我躺在又厚实又柔软的白水米稻草上,仿佛能够闻到田野谷物的味道,感受秋日阳光储存下来的温暖,亲近传承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,这一切都让我安心——从此我有了安身立命的事业。不但自食其力,还能够回报社会。正应了古人那句话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从此,白水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

关于“白水贡米”的传说故事流传甚广:早在明嘉靖二十七年(1548年)白水大米就成了进贡皇家的贡米。据白水唐氏族谱记载,唐氏大房子弟唐正业当时在开封做官。某年秋收时节回乡省亲,住在其堂弟唐正家。那年大旱,导致大面积耕地受灾严重,许多稻田几乎颗粒无收。唯独唐正家远的稻田因为有水灌漑,未受旱情影响,喜获丰收。为了盛情款待荣归故里的堂兄,唐正远将晒干水分的稻谷挑到唐正家的碾房去碾米。但负责碾米的长工一时疏忽大意,放水开闸后因劳累疲乏竟睡着了。待天亮醒来,经过一夜碾压的大米不但没有碾碎,反而被碾成了珠圆玉润、晶莹剔透的精白大米。下锅煮熟后,蒸汽香飘满屋,揭开锅盖,只见米饭皮面上泛着一层猪油一样亮的米油。唐正远连忙盛上一碗,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堂兄。唐正业用筷子撮一小口,感觉软糯清

香,遂不用下饭菜,连吃了三大碗,然后赞不绝口。他于是把这人间的极品带回去进贡给嘉靖皇帝,果然,皇帝品尝后称赞不已,龙颜大悦,当即御旨封为“白水贡米”。这就是白水贡米的来源与出处。

我无意于去查找历史资料来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。因为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,而是白水大米品质优良的事实。我因在白水工作了八年,利用周末和家访时间,几乎走遍了这里的村村寨寨,对于这里的稻田、气候、水土、农作物的生长,不仅有直观与感性的认识,而且也进行了一番理性的思考:白水盛产大米,且品质优良,一是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;二是享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红利;三是应该归功于这里勤劳智慧的干部群众。首先从自然条件来看,这里是铜仁市海拔较高的地方,相对于海拔低的河谷地带,气温偏低,日照时间长,农作物生长期长,稻谷成熟时间较晚,基本要在河谷地带的稻谷收割了2-3周后才开始打谷。这就保证了稻米的各种营养成分的饱和度,这是得天独厚的大自然的丰厚馈赠。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,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,仅白水及其周边就有大型水库三座:豹子营水库,帽子坡水库,凉湾水库。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山塘、沟渠无数,这就彻底改变了过去只能“靠天吃饭”的落后面貌,而是旱涝保收,绝不会出现历史上因干旱而造成绝收的悲惨景象。第三是这里的人民非常勤劳朴实。我通过家访进村入户走过许多家庭,给我的总体印象是,这里的老百姓都非常本分,世代代都以务农为生,勤劳与智慧给他们带来了粮食丰收的回报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铜仁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,那个时候农民外出打工的并不多,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粮食生产。每家每户种的粮食,除了留一部分自食,大部分都拿到市场上卖了。而所得的收入又大部分拿来给孩子读书。当地多年来一直保持着“尊师重教”的良好社会风气。就是在那个年代,通常一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寨考取中专、大学的农家孩子可多达数十人。学生生活十分艰苦,由于学校当时不具备寄宿条件,绝大多数学生只能走读。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匆匆忙忙吃了早饭后上学。路途遥远的孩子在路上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到校,这样一天来回走一趟,而所得的时间都花在了赶路上,不论酷暑严寒、风霜雨雪。这些农家孩子艰辛的求学之路和他们坚忍不拔的性格,常常感动着我。他们完全继承了祖辈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,把耕种粮食辛勤劳作的精神用在了读书学习上。

我自从跟白水贡米结缘后,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它。在白水工作期间,不但自己家里吃的是正宗白水大米,还供应过许多亲戚朋友。他们因我在白水教书,肯定能买到最好的白水米,便经常委托我代购。当然,我也乐于代劳,一则为白水大米实在太好,好东西就该分享给更多的人,大力宣传和推广。后来我调进城了,依然对白水大米情有独钟。我通过在白水工作时认识的当地农民朋友,当然更多的是依赖我曾经的老师,通过他们去给我买到最正宗的白水大米。不过,现在当地政府更加重视白水大米的规模化生产和精细化加工,买到品牌正宗的白水贡米已不是什么难事了。

每逢佳节胖三斤,酥肉往往是罪魁祸首之往。这罪魁祸首的案底太多。首当其冲第一桩:油炸。紧随其后第二桩:太好吃了。诱惑太大,根本没办法抵制,肚子吃饱了嘴巴还想吃,嘴巴吃饱了脑袋还想吃。都说玩物丧志,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丧志,就只想着小腹之欲,就耽于美食、安于小富、野心、梦想、远方、功名利禄……有多远滚多远吧,彼时彼刻主打一个享受,把手交给筷子,把碗交给食物,裂开一个心满意足的傻笑。



句芒云路

酥肉好吃易胖人

六七岁那年初吃上第一嘴的时候,便知道,这味道,我将记住一生。新鲜猪肉切成寸条,率先入盆,面粉、鸡蛋相继加盟,主料便成。辅料盐、花椒等随意。鸡蛋打在面粉中,像朝阳人层云,款是可爱好看;猪肉在其中打滚,活活泼,肉嘟嘟,呆萌萌。那时缺衣少食,鸡蛋和肉根本不够,更只好面粉多凑凑:为了能多炸出些酥肉,妈妈在面条队伍中抓壮丁:捏碎,一并加入面粉中搅拌。稀稠度要刚好,偏稀加面粉,太稠加水——鸡蛋代替水当然是最好的,但得考虑控制成本。

物料就绪,菜油上场。家传的酥肉做法造型为丸状,小火煎炸,求得外焦里嫩。彼时,嘴馋的我们趁热边炸边吃,炸到最后,锅碗盆都所剩无几。勉为其难留到年夜饭那天才吃的,多人用于清煮白菜,白煮七八分熟时放入一起煮,一锅平庸顿成人间至味,宛如一武林后生直接被绝世高手将毕生修为统统传予,瞬间打通

任督二脉。婆婆是烹调高手,她要是年轻时不执教,耽于人民的教育事业,投身餐饮业,创下某家全国连锁店也是不可能。婆婆做酥肉,选材讲究,佐料基本全开,调浆时不用面粉充数,鸡蛋个数自由无上限,不放一丁点水,如此炸成的酥肉无论冷热,都黄澄蓬松,颇具弹性,像另类的肉质蛋糕,色、形、香、味更胜一筹。最绝的是“形”,同样是筷子勺子合作将酥肉放入油锅中炸,我们偶尔掺合帮忙,但不是肉包太大老炸不熟,就是太小炸出来里面都是油,最可恶的是肉包会粘在勺子上,抖半天都抖不掉,直接宣告“造型失败”。而婆婆左右开弓,也没见她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操作,但总能把一个个酥肉炸得圆滚滚、香喷喷,大小适宜。婆婆言传身教时,我们总是眼睛看了手不会,好不容易掌握要领并成功践行,但时间一久便全部退还师傅,下次再炸酥肉时又打回原形。

婆婆退休后在家没什么事,便一直自觉自愿地以如何解决好我们的温饱问题为己任,逢年过节更是隆重热烈,所以,我们这些既管不住嘴也迈不开腿的有福之人能怎么办呢,也只能任由体重指数和幸福指数并驾齐驱,由着历史一再重演:每逢佳节胖三斤。酥肉好吃易胖人,好在做人的人和吃的人都有种默契:只在过年吃,就像粽子之于端午,汤圆之于元宵,社饭之于清明……其他时吃之,总欠了些什么,呢,也算一躲过一劫。